

# 抚仙湖传奇

## 一汪碧水藏着高原百万年奥秘



抚仙湖美景(无人机球形全景照片)。图源新华社

近日,华晨宇原定“五一”在抚仙湖举办的演唱会,因生态保护要求紧急延期,湖畔舞台被拆除。这场突变,让大众再度将目光投向抚仙湖——这片静谧的高原湖泊,有着不容触碰的生态底线。主笔:于梅君

### 1 深水巨湖,相当于为全国每个人储备约15吨优质淡水

坐落于云南玉溪的抚仙湖,自古便有“琉璃万顷”“高原明珠”的美誉。它镶嵌在玉溪澄江、江川、华宁三县交界的群山之中,诞生于三百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名副其实的“远古湖”。整片湖泊如同一只倒置的葫芦,南北狭长延展,历经数百万年风雨洗礼,安静伫立在云贵高原上。

数据更能直观凸显它的珍贵与庞大:抚仙湖南北长约31.5千米,东西最宽11.5千米,水域面积约216平方千米;多年平均水深约87米,最大水深可达158.9米,是我国仅次于长白山天池的第二大深水淡水湖,总蓄水量高达206.2亿立方米,相当于12个滇池、6个洱海的总和。在云南九大高原湖泊里,单单一座抚仙湖,就占全省湖泊总蓄水量的近七成,包揽全国淡水湖泊蓄水总量的近10%,相当于为全国每人储备了约15吨优质淡水。

最难得的是,抚仙湖常年保持I类优质地表水水质,古人笔下“琉璃万顷”形容,今日依旧贴切。它既是滇中地区的天然大水库,守护数百万人饮水安全,更是全国稀缺、不可复制的生态宝藏。

### 2 水下千年古城,尘封碧波深处

如果说超高储水量、顶级水质是抚仙湖看得见的底气,那深埋百米湖底的千年水下古城,就是它的核心秘境。

故事要从一个叫耿卫的云南人说起。他水性极好,酷爱潜水。1992年5月,他在湖东北岸水域下潜时,意外发现一堆堆垒得整整齐齐的石板、石条,上面覆盖着厚厚的青苔。这些石料太过规整,不像自然山石,更像是人工垒筑。此后的8年间,他先后38次潜入这片水域,拍摄了大量水下影像。2000年11月,云南《春城晚报》以《抚仙湖里有古城?》为题刊发报道,这个尘封千年的秘密才正式浮出水面。

2001年6月3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对抚仙湖水下考古进行两个半小时的现场直播。2006年6月,央视再度进驻,用飞机、水下拍摄、声纳探测等高科技

手段,进行为期7天的集中探秘。两次大规模探秘,揭开了水下古城的部分真相:遗迹整体占地面积高达2.4平方公里,其建筑规模甚至超过了一些汉代郡县的规划。8座大型古建筑群分布其间,一座高约19米,底边长90米的金字塔形高台最为醒目,底座宽63米、高21米的巨型斗兽场状建筑与之遥遥相望,还有一条300米长、7米宽的石板大道串联其间,上面镌刻着精美图案。

这座沉没的城池究竟是谁的遗迹,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两种主流猜想各有传奇色彩。一种指向汉代俞元古城。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记载,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抚仙湖一带设立俞元县,管辖今澄江、江川、红塔区等地。但隋唐后,这座县城从史料中凭空消失,再无只言片语。当地世代流传着古老传说:俞元古城

和所有居民一起沉入了湖底。另一种猜测更为神秘:它是古滇国都城——这个由楚国大将庄蹻在战国时期建立的神秘王国,史书仅留下寥寥数语便突然断层,而在抚仙湖周围出土的大量古滇青铜器,与水下石刻的文明特征存在微妙差异,让这一猜想扑朔迷离。



高约20米的阶梯状巨石建筑,被称为“水下金字塔”。

### 3 湖水四季分层,藏着“断崖式降温”奇观

来过抚仙湖游玩、潜水的人,都有一种奇特体验:岸边清风徐来,湖面水温舒适宜人。可只要往水下潜上十几米,水温就会瞬间暴跌,刺骨寒意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冷暖反差极其强烈。

这不是主观错觉,而是云南大学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证实的自然奇观。抚仙湖属于典型的“暖单循环湖”,春季热分层开始形成,夏季趋于稳定,秋季逐渐减弱,冬季则完全混合。

进入夏季,湖泊水体像一座分层加热的天然密室:上层阳光普照,水温温和;水下14米到40米之间,是被称为“温跃层”的剧烈温度过渡带——平均每下潜一米,水温就下降约0.9摄氏度,短短十几米

的垂直位移,就能拉开超过10摄氏度的温差。40米以下的深水层,常年低温恒定,幽暗清冷,终年不见暖意。

这道无形的温度壁垒,不只是有趣的自然现象,更是湖泊的自我保护机制。温跃层如同一道隐形的生态屏障,有效隔绝上层杂质、浮游生物和多余氧气向深处迁移,从根源上抑制水体富营养化,守护着抚仙湖常年I类的净水品质。

到了冬季,表层水温持续走低,分层彻底瓦解,整座湖泊的水体上下对流,充分混合,完成一年一度的自然净化循环,生生不息。

这样一套热力学主导的生态修复系统,比任何人工干预都精妙、高效。

### 4 远古秘境:异兽记载、鱼阵奇观

抚仙湖的神秘远不止于水文与古城——湖中和湖畔,藏着一大批有趣的自然密码。

这里的土著鱼类琳琅满目,拥有36种之多,其中27种为湖泊独有。抗浪鱼是当仁不让的“明星物种”:它只爱纯净清水,喜好逆流产卵,江湖气十足。

抗浪鱼的领地意识更是离奇:尽管抚仙湖与邻近的星云湖有水道相通,抗浪鱼却从不踏入星云湖半步;星云湖中的大头鱼也从不越界进入抚仙湖。

两湖交界处的一块石壁上,赫然题刻着“界鱼石”三个大字——一石分两湖,两鱼不相逾,这道千百年来无人能解的生物屏障,为抚仙湖平添了几分玄妙。

更震撼的当数“鱼阵”。央视曾多次记录下这样的壮观场面:成千上万条青鱼在湖水中集结列队,鱼阵如军队般整齐巡游,绵延数百米。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玉溪当地就有人见过“青鱼潮”——据说最密集的时候,上千亩的水面上铺满了大鱼,每一条都长达一两米。

古籍之中,抚仙湖更添几重神秘。据《澄江府志》记载,湖中有一物“如马状,浑身洁白,背负红斑,丈尺许,时出游泳,迅速如飞,见者屡获吉应”。

民国《江川县志》记载更是绘声绘色:清咸丰九年六月,有灰色黑鬃尾的“海马”两头,从湖中蹿至水面,蹄波不濡,双双奔向孤山,折返三次方才消失在水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江川等地的湖畔村落仍有渔民称,曾在晨雾中见过这种通体洁白的神秘生物。

央视《地理中国》也曾实地探访抚仙湖,记录过湖面船只莫名漂移、局部水域磁场异常等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

湖岸不远处的帽天山,更是世界级古生物圣地。1984年7月,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学家在这里首次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寒武纪动物化石群,是全球古生物学界公认的“大本营”。

这一发现,为破解达尔文关于“生命进化渐变”的推论提供了珍贵实证。

### 5 读懂湖泊的脆弱,严守生态红线

然而,看似辽阔平静的抚仙湖,实则格外脆弱,经不起半点过度开发与人为破坏。

抚仙湖换水周期长达数十年至上百年,水体流动慢,自净能力弱,生态修复周期极长,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水质一旦被污染,将很难恢复。

正因如此,云南省出台《抚仙湖保护条例》,划定了生态红线和生态黄线,将流域分为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中央和地方层层织密生态保护网,“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毕竟,守住生态红线,才能让抚仙湖这座沉淀了百万年时光的高原明珠,永远碧波万顷,秘境长存。

## 高原圣湖为何会让人“一眼治愈”?



知心姐姐:豆豆

五一假期,不少人把高原湖泊列入出行清单。从抚仙湖到西藏羊卓雍措、纳木错,高原湖泊总被人们称作“圣湖”“治愈之湖”,它们为何会让人“一眼治愈”?

当你站在抚仙湖畔或羊卓雍措面前,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兴奋,而是短暂的“失语”,这是为何?

有研究指出:面对壮丽风景时,人们会进入“敬畏”状态——

自我感知缩小,日常烦恼重新估值,瞬间看开很多。说白了,当你觉得“我”变小了,烦恼自然也就跟着变小了。

此外,水面会诱发“蓝色思维”,让大脑自动切换至平静频道。有海洋生物学家曾提出“蓝色思维”(Blue Mind)一说:人靠近水面时,大脑会自然从亢奋、焦虑的“红色思维”切换到宁静

冥想的“蓝色思维”,这是一种伴随皮质醇(压力激素)下降、心率放慢的生理变化。

湖水还能默默“接住”你不想说出的情绪。精神分析学家比昂曾提出“容器/容器”模型:一个稳定而柔和的空间,能容纳混乱情绪,并将其转化为可承载的感受。清澈、边界分明的湖面,会被潜意识当成天然的“情绪容器”——大

脑不自觉地投射烦恼,仿佛湖水在无声中接住、净化、带走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高原湖泊被世人视为“洗心”之地,正是这种心理机制的文化映射。

说到底,圣湖的“神性”,一半来自天地,一半来自人心。它们的治愈能力,不仅是地理奇迹,更是人类渴望被倾听、被容纳的本能回应。